



明文海卷二百十二

餘姚 黃宗義 編輯

序一

著述

小四書序

朱

升

矣

矣

夫

齋

書

不

何

無

時

補

然

也

上章因敦愚赴紫陽書會與朋友商榷為齋生定讀書
次序首蛟峯蒙求凡將者急就之傳也名物者小學之
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
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略次黃成性史學

明文海 卷二百一
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胸中矣然後循序乎六經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休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餘力則記名數而誦詩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註解然註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于諸經書往々與之旁註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註一過則了然無繁複之勞也今此小四書者語約而事意多故旁註不足則又表註于闌上

使教者有所披依而學者易于記憶此區々之至意也既脫稿刻之齋會題曰小四書以別晦庵四書云

刑統賦解序 朱升

魏文侯師李悝者法經六篇曰盜法曰賊法曰囚法曰捕法曰雜法曰具法衛鞅受之以相秦改法為律漢相蕭何增戶興廡三篇為九章之律叔孫通益所不及為十八篇武帝作見監臨部主之法魏命陳羣等增損漢制為十八篇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為二十篇南北兩朝沿革不一唐因隋制令房玄齡等斟酌損益為十二

篇高宗永徽中長孫無忌等復增疏義名例第一魏因漢舊改其律為刑名第一晉賈充等于刑名中分為法律例宋齊梁及後魏因之北齊並刑名法例為名例後周復為刑名隋因北齊復為名例唐因之衛禁第二秦漢及魏未有此名賈充等酌漢魏之律隨事增損創制此篇名宮禁律宋至北齊以閑緊律附之更名禁衛隋開皇改為衛禁唐因之職制第三起自晉名違制律隋開皇改為職制唐因之戶婚第四漢承魏秦之後創加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婚戶律隋以戶在婚前改為

戶婚唐因之廐庫第五漢制九章創加廐事晉以牧事合之名廐牧律隋開皇以庫事附之更名廐庫唐因之擅興第六漢制興律魏以擅事附之名為擅魏興賊盜第七李悝法經有賊法盜法自秦漢至後魏皆名盜律賊律北齊合為賊盜律隋唐因之鬪訟第八自秦至晉未有此名後魏分前魏繫訊律為鬪律至北齊以訟事附之名鬪訟律後世因之詐偽第九魏分賊盜為之歷代因之雜律第十李悝法經有雜法後世祖襲為雜律捕亡十一李悝法經有捕法後魏更名捕亡迄唐因之

斷獄十二起自曹魏分李悝法經囚法而出此篇後世因之以上唐律十二篇周世宗時詔詳定之號大周刑統二十二卷宋太祖朝實儀等脩定刑統為三十卷至時律學博士傅林取其綱要撰刑統賦後世註解此賦雖多或贅或略未免踈謬今訂定之至元後三年歲在丁丑二月上澣新安朱升題

墨莊率意錄序 朱升

墨莊主人朱升平日事師交友讀書聽語下至里巷山野樵漁婦女一言一事于人有補者莫不謹服而博取

之既又實積之多時之久聰明退而忘之也遂筆錄之其為錄也不起藁不擇詞不先經後史不外子內儒得于尊者不敢攘其說聞于賤者不敢匿其名不務簡古他日可以刪不厭煩碎他日可以考故名其錄曰率意是錄也下及庖饌工巧之瑣末高人所不屑觀上及道德性命之緒餘俗士所不得與下于我者既不敢預此上于我者又不屑此則是錄也直以率吾意而已雖然知我意者以為備遺忘不知者曰腐儒之陋也人之所通擯也至治二年龍集壬戌三月望日序

類選五言小詩序

朱文升

玄默攝提格夏暑異甚僕居山閣日益昏不得徧讀素習乃取五言四句古詩迄于晚唐得三伯餘首類推之以授群童為類凡三十有八一日直致詩以此為忌而亦以此為難序情寫景而無事乎排比紐捻盤摺組繪之工所謂淨洗脚面而鬪好者也二曰情義倫紀者民之彝也三曰工緻詩老所獨繼響寡聞焉四曰清新則亦不易得者也自是而下曰高遠曰富麗曰豔冶曰淒涼曰衰暮由所接不同曰曠遠曰豪放曰俊逸曰清潤

曰沉着則又繫乎其人矣邊塞也宮闈也客旅也歎乎其情有非常者是以離別悲愁思鄉感舊之作出焉至于懷想寄贈則盡乎人慨歎消遣則盡乎己諷諫而不訐頌美而不諛嘲戲而不謔皆所謂民之性而先王之澤者此外有懷古詠史之吟景物風土之述時事之紀與夫樂府之舊章風人之古體或有設為問荅者或以一句兩句之佳而傳者以至女流靈異之作亦附見焉先儒謂人殺之精者為言、之精者為文而又有曰文之精者為詩夫自三百篇之後變而為詞賦又變而為

歌行長律流行極矣則五言絕句者詩之尤精者乎才多者歛束于此固汗血千里之折旋蟻封也始學者之從事于此非江源之濫觴乎鄉先生曹公教人下筆之初以字少語直為事其言曰直說則意易見字少則病不多僕編小詩以直致之体先之寔本乎此夫泉之始達直流而已其出漸遠泉流合焉磯而激風而波盛大流行而千態萬狀非泉之固欲如是也始學者識之楓林病叟朱升題于齊明閣

讀貨殖傳 趙訪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寔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

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即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
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于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
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
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
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春之于
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
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買賤賣所以天子
無筭之用皆出于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

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
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
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未言富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
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
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
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
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
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于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
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讀謂其

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来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况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題羅鄂州小集目錄後

趙訪

右鄉先達宋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羅公文五卷
權通判鄂州軍州事臨江劉公清之所編次公與劉公
同官于鄂公既卒官劉公因以是編刻寘郡齋於公平
生所著不能十一故題曰小集其藏于家者餘五十卷
不幸一再傳而中絕遂俱亡矣惟新安志爾雅翼二書
吾郡嘗刻諸梓此小集者郡人亦嘗再刻之故家有其

書兵火後板本既弗存三書皆不易得矣訪避地還藏
書多散失求小集于友人又得鄉先生陳公櫟所傳本
而正其疑謬顧二家本皆前缺篇目乃為錄如上宋南
渡後士大夫經術政理無愧東都惟文辭若與世俱隆
者雖能言之士叅立角出各名一家高文大冊照耀先
後而慶曆元祐之風軌邈不可追矣公之為學自三代
制作名物帝王經世之迹古今治忽之變下逮草木蟲
魚之隱賾博考精思靡不淹貫起歐陽王曾以上接秦
漢求其合作而斟酌劑量之故其為文質厚中正而節

度謹嚴本人倫該物理闡世教而未有無所為而為者使天假之年恢廓光大見諸設施議論風旨自本朝而達天下則韓歐諸子所以彌綸昭代者赫然復見于當時夫豈至于散落僅存如今所傳而已然則劉公既深哀之而朱子每見其文輒推讓之此聞其即世而嘆惜之者其不以斯欤公早歲嘗以蔭授京官矣考滿歸即請祠既第進士得縣矣復請祠越五載廼起倅贛州既滿歸又七年乃得郡其于進退取舍之際如此志之所存何可量也而天固畀之則當世君子所以重為公惜

者豈惟以其文哉雖然公之于文則有道矣公嘗論儒者之學去己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于上下親踈之際前聖有作大經大法皆具今之學者亦求合于彼而已其有不合者積思以通之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矣嗚呼昔之以文名家者蓋未及此也以公學于古人而反求諸己者類得其要如此于文辭其有不合乎讀公之文者試以此言思之公諱願字端良號存齋劉公字子澄後鄂州卒一百八十一年甲午歲十一月日南至趙汭書

跋謝翱冬青樹引後

趙東山書

予為兒童時常見文字一篇記楊璉真伽發宋諸陵將建塔錢塘舊大內越中有義士夜募諸少年別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浚雖取去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意非真龍所蛻矣其義士與作傳人皆不著名氏自馬相而下題其浚者十數公亦隱其名所叙述却甚詳且言是夕事幾覺有踰垣折足者然予後遊錢塘問于父老乃無人能言其事或云是塔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裏浮圖尖之若瓠壺者使皆無名氏遺骸何以能動天

如此予無以應之張孟兼所注謝臯羽為唐珏玉潛作冬青樹引蓋是暗記此事向所聞義士者豈即珏邪然注中或言是玉脩竹又何人也此大奇事非季布劇孟之徒不能辨數十年間豈無族人子孫能言其事者乎孟兼更傳訪好事君子儻得其實宜詳注謝詩以傳儻能一過越中訪問南山陸求浚植冬青故處封域而表揭之且記其事于郡乘又一大奇事也毋徒曰疑以傳疑而已

跋東坡尺牘後

趙訪

明文海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于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耳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直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與荅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

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于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于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耳至正己丑秋過倪氏黥川寓居敬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趙訪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四百篇江浙行省叅政趙郡蘇公所藏本某既從公傳寫復摠其篇目于上始訪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而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其所得者文

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謂皇祖寔錄文如女有正色又于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滅情之旨出于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憲益不覩全集為憾至是廼請于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翱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為史館脩撰疏言既以武功定海內當革敝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遇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于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才爾其復書以為韓公

雖好士惟有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荐拔與已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恥內愧不能引退其于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抵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于學莫如文章于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諡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叅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于學者故訪竊著其為人大略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八詠樓詩紀序宋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寔昉乎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刑清訟簡號稱無事既翔樓名之曰玄暢復為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入州事以為永明之休寔本于脩文而祖于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于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為八詠期以傳示于無窮于是荐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字長篇鏗鏘于短韵粉版玄書光溢于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為一編鍥諸文梓兵燹之餘漫

弗復存南峰楊尊師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傍搜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麓及于樓者靡有所遺瀟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于今也豈解珮被褐果有慕君志闕之意欤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俗歟瀟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婺為禮義之邦士君子世博詩書心存忠信往々勇于自治而不暇責人稍有寸善揚之惟恐不亟况休文嘗為民上者歟古所謂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為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載未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他誠以葩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與浮文艷句有識者之所不道尚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勗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若干首絕句若干首分為三卷、後各有其竹素有續得者輒補入焉南峯名道可字某南峯其號恂、有

賢行望而知為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觀事觀與樓蓋聯峙云

水經序 王禘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去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止其五至新唐志始謂桑欽為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

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徑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

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鄜二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于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止矣本文雖止可不謂為欽所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畧迂怪而已不傳今鄜注四十卷固完而舊

本往、失于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鄺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唯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九郡縣州道瓜列碁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于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當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于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于不

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與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鄺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原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類皆搜渠訪瀆靡或漏遺摠其槩而攬之天下可運于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者莫不即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以紛紜而無所據棄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

能識其要者

風水問荅序 胡翰

烏傷朱君彥修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學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荅，書成示余，雙谿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隕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

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于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止，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歿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骨已朽矣，安知禍福于人？貴賤于人？壽夭于人？哉！故莖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生辯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

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
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穆墓以昭穆邦墓以族
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
為得也惜其書不見于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
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
之學萃乎其人觀于天下之義理多而篤惟蔡元定之
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于
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
討論亦嘗有及于斯乎不然則是書成于先生未易實

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于人而願使翰得而讀之豈
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
而不暇擇嘗惕然于先儒土厚水深之言于是得君之
書欣然如獲拱壁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邵
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
于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
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古樂府詩類編序 王 禘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余採其可傳者更定

為集若干卷漫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教音度数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教詩者古之樂章也雅正得失存乎其辭辯其辭而意可見非若教音度数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詠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歎蓋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

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吾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慮其或好樂而無主因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体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于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于會朝燕享內之為

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閨帷麟趾則鵲巢駉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鏡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辭溫厚而益趨于文其降也為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艷曲北調多雜胡戎而隋唐受之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鑿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

有祖宗之美事盛德告成功之宴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之情哇殺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按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怕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散詩盖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吾于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

意將望于後之作者焉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年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于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于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憲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為已而南北面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聞方務治兵辟公叅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廷

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々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于正已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一時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博竒瑰切于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

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乎如
藥石之必治病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飢而不可無者
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
陰謀其說詭于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者
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
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畧輔翼興運
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
書鐵篆聯休共美于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者曰維楚有
材晉寔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于天下後世

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前朝之所以
止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
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
言哉一夔蚤嘗受教于公後謁公金陵官邸出是書
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明其要領今公已薨
其子仲璟惧其散佚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母好俾為
之序碩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第得繫名於簡篇之末亦
為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
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古者六書本義序徐一夔國史館不詳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于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
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
掌論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為
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于官可知已
夫言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
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
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于書蓋不容
于一日廢者也而所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

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為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
散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于譌舛自夫
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為象形者有之以
會意為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為假借會意為轉注
其失滋甚于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
本真者也越人趙君搗謙深以為病取許叔重而下諸
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
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為九
例以穢其綱為圖說以括其要分為十類著為十二篇

釐為三百六十部于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為
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于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
以為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詩育稻梁魚肉莫不以為
食也而或不知其出于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
較搗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
于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搗謙者出宋宗
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
為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于道觀
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于六書本義則尤其盡心者

也方國家較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
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于此書也成徵余序
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為搗謙請之
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古詩選唐序蘇伯衡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
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
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
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

于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為之制焉耳于戲韶
簫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于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
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
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于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
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
則未嘗同也樂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
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
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
于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于夷王以下

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雅變而為騷、騷變而為樂
府為選為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裁可乎
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
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
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
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
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為唐音錄蜀郡
虞文靖公序之慨夫散文之成係于世道之升降而申
之以一言曰吾于伯謙之錄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

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
能禦者故唐不漢、不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
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
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
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
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
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
三國風之所以為正為變者矣詩與樂固一道也不審
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于音如此

則其于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欵平
陽林敬伯蚤歲謂謂文靖之序深有慨乎其表及遊國學
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
其主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
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釐為六卷以所選皆
五七言古詩故目為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
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
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何嘗拘、
于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為風為雅為頌也因事而作出

于國人者則曰風出于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為賦為比為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散律對偶章句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推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况唐之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于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狀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偉其論之確

識之賈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於戲此詩選勝于唐音甚遠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于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願使余序其篇端也

六經師律序 吳沉

嗚呼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為一塗士之塗未嘗不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為二途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為狂則上之人必以為諱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

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畧盡今之存而顯著者七書而已
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畧唐太宗李
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學令天下誦習之謂
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仰之真猶儒者之于六經也
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為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為萬
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
三畧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
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知果其
真本否三畧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

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為
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武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閔
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
篇班固入之于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
王使其大夫追論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
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
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生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
得見矣宜孫武之歸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
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覩夫十

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机权量彼度已先計後戰变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書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為賢能語行陣則亦奇譎設伏為巧妙若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為迂濶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工勢劓而

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值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自戮于前而國滅止于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當哉至楊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武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于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

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而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武之所可得而測識哉間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于師征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為五篇一日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摠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于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強大僭侈兵

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曰滅聖人不厭其書于簡冊者誠誅黷武之罪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誦學焉不得而盡錄也至于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明德武備于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于兵用之篇嗚乎有國家者于平居暇豫之日能謹夫脩齊治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足處天下之大事平天下之大艱而又奚假于孫吳乎此是篇之所以一本于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也天

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為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為世所厭者有人于此曰我善為孫武則必肅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夫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採焉

讀戰國策方孝孺

文武之道至于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

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于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脩于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于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為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弔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来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

之所載繁辭現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敬屈體以異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生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止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_以廣聽兼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于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

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魏然獨伸其尊以為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于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方孝孺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歿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于咸陽由

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于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于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為

與齊桓伐魯、請比閔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明文海卷二百一十一
序二
著述
解縉

明文海卷二百一十一

序二

著述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彭氏族譜辨疑序

解

縉

甚哉公議之難明也而世謂嘗明于身後非謂國史之傳足以考信歟未也時移事去過其舊鄉詢其故老稱人之善者無所佞諛言人之不善者無所避諱考其成敗之跡與其言行之遺以推原其用心庶幾足以知之

然猶未也國史固不足盡信賢人之隱德難知而凡傳記所說私家之所纂錄或朋友私與其所善子孫欲蓋其所親亦有姦諛未死之先逞其胸臆之見筆之于書以授其人令身後出之以為信實是非錯謬又有甚于國史之傳訛昔人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欲知其人之善惡是亦在并視其子孫之隆替可以徵之也唐末五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傳起鄉兵策功至通顯已而驕恣其下浚亂賴危全諷彭玕兄弟起而救其弊粗定一方傳奏全諷為撫州玕為吉州雖由傳所薦

寔唐室之命也楊行密既背唐以自為則脅江西從之獨全諷及玕不從仍唐刺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密則二人者特立不從亂固唐之忠臣也厥浚勢孤援絕不得已而奔馬殷未嘗為之臣也殷亦念同盟以客禮待之獨鄉之傳聞與私家纂錄多毀其務報仇為剽擊剗州人往臣于楚蓋是時全諷歿光稠降玕既去而行密盡有江西鄉人亦有仕于楊氏矣玕固楊氏所惡也則其毀短玕者非私怨則為楊氏惡之矣玕之不死宜必有以報唐_室者不幸梁唐繼纂志不獲伸惜哉又其

事多散出于國史不得其列傳獨其子孫之盛有非私家所得而抑之者蓋天之報之也故翰林危公太朴嘗叙其族出于全諷建昌撫州之有危氏猶君_語之有彭氏榮盛相埒兩家善慶之積公議之明亦可得而徵也予友彭君子斐以家譜來京師名卿鉅公既皆為之序乃以示予頗通氏族之學請著予所聞以考正焉譜稱彭宣氏事漢成帝為大司空而北齊陳留王樂其九世孫予按宣氏_事孝哀以二千七十四戶侯長平薨謚曰頃子聖孫業嗣侯遭王莽始廢而譜畧之成帝下距北齊

將四百年未不應纔九世疑上當有十字蓋譜之增續傳刻屢矣微或有此遺脫也又云陳留王六世孫景直值唐中宗為禮部郎官其後有構雲天寶中袁州刺史李景以名聞上遣中使齊延立名之至再乃行上欲官之辭歸遣中使房嘉送之加賜束帛號其鄉曰招君有震山釣臺石室其所居處今袁州宜春也予按宣家淮陽樂家安定而景直但云世居淮陽豈遷徙不常故畧之歟中宗時距天寶未遠景植_直構雲非父子則祖孫耳譜稱構雲之子始家廬陵而不著其先以何時居宜春

予以地書考之益自景直之先隋之李世而譜失其名不敢妄加益謹之也又云招君之子益憲宗時進士為進賢令三子伉侗維岳皆進士而侗第在德宗貞元七年為令宜春父益登第在其後益益十七生伉十八生侗登第時纔十九益登第時年五十二相去十六七年且以年少榮升而父差池晚世固常有此也侗生輔信州長史五子玕其第四子其世德既如此譜稱其乾符初投筆舉義兵不著其居里按史稱玕世家廬陵今吉水永豐故廬陵縣地南唐保大八年始置吉水旋

廢雍熙元年復為縣致和元年始置永豐今永豐之沙溪吉水之豐口墳墓具在玕以後唐長興四年癸巳三月薨年八十敕葬長沙楊氏太和之五年也未四年而而楊氏國止始歸葬拆桂鄉之豐口玕之生當在唐宣宗大中也七年癸酉起兵時終二十餘耳州志稱平湖有彭玕疑塚所居必在長溪豐口之間其為吉水人無疑也又云乾符丁酉謁鍾傳命鎮王嶺按王嶺在今吉水之蘭溪其上倉廩府庫之迹猶有存者其前所有山曰張欽寨寨乃吳將屯兵對壘之所初玕以間第嶺胥徒為州

從事即棄去歸鄉與兄弟治兵王嶺非傳命鎮也傳以
中和二年觀察江西而撫州亂賴玠及余諷平之傳始
上其功為刺史未嘗私謁傳也譜稱乾化初授檢校太
保後唐長興壬辰加大尉封安定王以疾辭不拜予按
乾化之時馬殷尚在羈縻莊宗克梁殷始入賀玠不與
偕行其志可見長興封王之命猶且辭之朱溫太保之
命其不受可知矣然則但稱吉州刺史者固玠之志歟
今吉州自唐初故置故無城玠始築宋季丞相江公萬
里為守以兵少減其舊之半其故址襟山帶江雄據要

害元季措置緒餘猶可想少年起事白首百戰干戈從
容不廢誦學真豪傑之士哉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
以為使吉州遇時得君當不在汾陽下不虛語哉然予
嘗過華州仰思汾陽之風低徊其故里而訪其子孫又
不如彭氏之在吉者遠甚彼此先後所得又何較哉玠
長子世家廬陵顯者有博士齊太子中允應求賀州刺
史君醇御史中丞思永程伯子其壻也其在鄱陽汝勵
治平進士第一吉水豐塘有方迥寶祐南省第一人其
在鏡方有應瑞應星應祈方界晉起予皆進士子美叔

季新叔士龍九齡必達士傑禹玉德高子明子承仕皆有名吾子斐其後賢也增修是譜其善承先祖之志哉

書文章正宗 楊士奇

右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凡七冊今存五冊欠卷一至卷八不完余客武昌時假館授徒有秦叟者以二子從叟耿介豁達賈書為業所畜有十餘年不售者以是坐貧數月束脩無所入叟曰先生用書惟意所取也為取大學衍義及陶淵明詩叟以為庶指所從學十歲子笑曰是兒初生時千錢所得耳余曰畜十年不得當萬錢乎

叟曰先生自處厚奈何以薄處我余為再取文章正宗叟益以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詩孟韋詩皆舊刻特完叟浚顧余嘆曰此書亦靜極當動也余既以書去是夜秦隣家火延秦書肆盡焚之明旦余往弔焉叟曰物成敗有定數先日而歸先生以獲全者亦數也余孫攜書在京師姪子相登第賜居崇禮坊一日就吾家取衍義一冊正宗二冊又取陶王孟韋詩及他書歸讀是夜隣舍火延相家所畜書盡焚之于是余所得于秦叟者惟存此五冊及衍義三冊如相浚一日持去不及于燬然思

叟定數之言固非偶然哉

書胡忠簡公封事藁楊士奇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播刻于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璿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于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璿事云為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

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德憑之胡之遂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于宋南渡後當得寔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書蘇老泉文後楊士奇

古老泉詩文三十餘首與用之同讀全集而擇之者也世之論文章家曰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觀于此可知其難矣

書李長吉詩後楊士奇

洪武戊寅冬余自陶金歸邑中過深湖值雨憇道旁田舍有學館教者延余坐童子從傍誦長吉夢天詩其句及字音多誤余私告教者正之應曰吾受之吾師如此意若不懌然者頃之入告其主人主人出不復問余所從來揖予曰子奈何非吾師余嘆而不應童子益朗誦不休余厭聞欲起避之而雨不止既久余告主人曰讀此汝無所用曷如讀雜字書得用也曰然曰吾以雜字與汝易此何如曰可遂以鈇一貫納主人曰此可泔雜字十數部主人喜即命童子以此本納余始問余所從

來呼婦取鼓湯蕎麥餅為禮雨止送余出門甚恭獨教者于余言終不能平夫子已不明安安自尊重為師以誤人及聞善言拒之不從而又有憾焉與欲教其子不知擇師徒費而無益如余所遇者皆不可也因記始泔此詩又以寓戒云

跋四書待問楊士奇

四書待問一冊八卷元臨江蕭鎰南金編為科舉之學設也元場屋有四書疑問國初三科猶然洪武甲子始改為四書義此書余初習舉業時受之司倉伯今吾所

蓄者書獨此最久也

跋史畧釋文楊士奇

右史畧釋文一冊余在京師并史畧二冊皆得于隣舍之罷官去者憶年十四五坐貧不得已出為村落童子師以謀奉養之計而急欲此編及十書直音是時二書市直百錢然不能得也家獨畜一牝雞數歲矣先宜人命以易之今致書頗多而先宜人棄背已二十年不及見也嗚呼痛哉

法帖釋文楊士奇

右宋劉次莊法帖釋文附以陳與義刊誤余初錄于武昌尹千戶蓋童子所寫草。來京師重錄之尹名昇余客武昌時已七十餘致仕閒居與余厚其為人慷慨豁達有俠氣好草書明四聲等字之學自著書已板行喜賓客尤喜接儒者所居直黃鶴樓之北面大別山江漢會其前鸚鵡洲帶其左治隙地四十畝為園池作小亭其中雜植四時花卉爛然不絕而山川陰晴朝莫之景出于亭下者一望可數百里寔據武昌勝處亭中嘉客無虛日余亦數日輒一往醉其間然自余去武昌尹亦

往雷州以卒其地遂廢謾因識此併及其人云

說文字原楊士奇

右說文字原一冊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溫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為宣文朝臣咸謂必命變書榜是時伯溫雖在館閣精篆書而未為上所知變日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變書宣文閣榜變言臣所能真書非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為泔體周伯溫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進用前輩臨事明

于大体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因泔伯琦所著書輒附志舊聞于卷之末

孔子家語楊士奇

孔子家語一冊在江夏時泔之南昌龍參博學工詩有清思喜規模盛唐吾友夏仲達特愛重之敦契誼然不能擇文湘中有道士善詩參南游與之厚後道士以符呪敗官并捕其家其父走匿參舟參弟諫不可納參嘆曰豈有明友之父有急而不容乎弟走告仲達仲達竊謂參曰不忍朋友之父亦念吾有父乎參雖悟終不

肯明言遣之道士父心知其意去匿他處數日官跟捕
得之他處匿之者同罪家屬皆從邊參雖幸免罪亦因
是盡喪其家資易曰比之匪人參之謂矣若仲達非納
約自牖者乎金目擊其事故因此書思其人而以志戒

常建詩楊士奇

唐常建長安人玄宗時進士授盱眙尉世傳其詩集一
卷今已罕見余客武昌時一日同陸伯陽造吳孟勤先
生時先生初得此詩以示余兩人伯陽戲曰老師無所
用此宜以惠教後生先生可之余曰以教後生則僕當

得蓋余少伯陽七歲先生笑指門外汲井者曰二賢請
賦此先就者持去余詩先就曰皎潔如明鏡銅瓶下愈
深妝成不照影應恐墜金簪遂揖而取之三人相視大
笑伯陽遂不復賦謂余曰宜錄一本納我以謝不悌既
歸即錄送伯陽伯陽取謝玄暉詩見報謝詩亦今所罕
見者後相姪持去失之此詩余得之二十餘年伯陽去
世十有三年吳先生捐館亦十年矣每一披閱追思當
時游從之樂未嘗不歎息而怡悵也

玉篇楊士奇

玉篇一冊考其圖書云周陽侯世家蓋吾族兄孟堅之
篇書余得之賓畿弟賓畿得之蕭子英子英孟堅內弟
也孟堅多蓄書既歿無子故遺書無為保藏悉散落不
存嘗誦劉長卿生子詩且免琴書與別人之句竊以為
無後者之慨然今世儒之家子孫不肖往往取先人書
籍及所為文章博易所好甚者用易酒食視棄之猶棄
土苴以陷于不孝而為人所僂笑者吾見之多矣如此
亦何貴乎其後哉

廣韻楊士奇

廣韻一冊洪武庚午余市之其直五百文既為友人持
去復十年復市之其直亦然凡今民生日用之物歷十
年之久率增直十數倍獨書無所增豈售書者其操心
獨廉哉抑好而求之者寡雖欲增而不能耶

跋木鍾集楊士奇

木鍾集一冊朱子門人永嘉陳埴器之著余初得于江
夏樊思齊子賢子賢遺余他書尚多後率為親友持去
今獨存此集及韓文耳余弱冠至武昌逆旅與子賢居
相接一見相好如平生時年已七十其少與鄉人畏炳

南昌包希魯交厚嘗親見虞揭歐陽原功許可用諸公其為學有要領治詩經評論古今人物及忖度事後當成敗皆有理而浮湛市廛以賣書為業雖鄉人莫或知之者獨吳公啟佑時來就之然不知其意也頗喜作中州樂府以為馮梅粟之豪俊張小山之精麗當兼而有之時有所作輒為余誦焉余一日效其体和數篇見之愀然不懌曰老夫豈以是望賢者又曰老夫過矣余甚愧焉自是不復與余言樂府矣可謂愛人以德者也未幾而別、未幾遂卒惜哉不肖駑劣既無以副前輩之

望獨其拳、厚意至于今未始一日忽忘之也故因此書識余之情

跋橘亭幽興集 楊士奇

右橘亭幽興集一冊集古棋法也友人鄧存誠數與余棋余不能勝存誠授余此集自是余頗勝存誠然僅勝存誠而已耳未有以勝餘人也始余未習棋授官翰林晚退之暇或與光大相聚以此為嬉光大机悟穎敏駁駁有造詣余不能及也是時同官能棋者頗重以所造深淺高下各相為耦日彰伯益一耦也光大宗豫一耦

也用行民則一耦也崇辟與果之用之與余又各自為耦希範不及果之而差勝余然喜持論議不屈日彰嘗戲余曰吾棋如坐十一層塔頂公之棋殆在百尺井底乎余曰公尚未及李愍子吾豈不勝林和靖哉仲熙曰既不能及李愍子亦何用勝林和靖然仲熙棋猶下而篤好特遇余數人者遇暇輒造用之及余或邀余兩人者就其家閉戶以奕促婦具酒饌款客余以疾戒飲則為糶救代酒率嘗至暮或夜二鼓始散然仲熙未嘗一勝不勝未嘗不樂蓋好之而不留意得失者仲熙一人

而已余嘗有詩嘲之云年中欲教_數輸碁日直自新正到歲除時又有好之而不能者若思幼孜能之而不為者伯厚也夫叨職侍近荷國榮寵閒暇不能及時進脩以自見乃甘自棄若此且使後生小子視而效之廢學而敗德皆非小過然當國家太平之時吾徒職務之暇得以從容間肆適其情者皆上之所賜其安可忘乎故既自訟吾過又以志幸遇云

跋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楊士奇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金履祥編 四明陳桎舉要起唐

堯以下接乎綱目其體則編年其事則易書詩春秋其
文則兼孔子春秋朱子綱目之法也刻在蘇州郡學金
家一冊錄于中書舍人朱季寧蓋讀之竊有感焉孔子
傷周道東遷之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上失其所以
為君下失其所以為臣彛倫斁而天下亂故作春秋以
正君臣父子尊卑內外之分以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春
秋之書無作矣春秋之後降為戰國為秦漢以至隋唐
五代其為斁且亂益甚朱子倣春秋作綱目亦孔子之

意也向使戰國至于五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綱
目之書無作矣故春秋綱目之作皆以傷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不行于世也新書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堯舜
禹湯文武之事而書之果可乎哉綱目者繼春秋而作
以新書接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其又可乎或曰此書
簡商要便于學者夫簡便者常情之所趨、彼者必舍此
使人皆求之新書之簡且便將舍易書詩春秋不諱卒
不知聖人之所以為訓可乎不可也此皆余之所惑而
不能通者願有質焉

三朝聖諭錄序楊士奇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首膺簡擢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士官士奇與烏屬時幾務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辰前進呈文字商机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士奇與烏旦上前奏事退必造東朝參侍經幄車駕北巡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烏仁宗皇帝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

始終皆如永樂士奇祇事三聖三十有三年寵遇厚而官愈進負乘之愧夙夜靡寧嗚呼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臣或止或退獨士奇今年七十有八衰病昏耄猶濫玷朝行未已也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葬士奇奉命祇送旬月乃竣事其每旦展敬三陵之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因記憶榻前所得玉旨之詳者輯而錄之釐為三卷永樂居首洪熙次之宣德又次之蓋計平生所得此殆什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能悉述亦不能悉記也有疑之者曰廷陞之密可存于私乎輒應之曰吾

惟慄乎慮氓吾君之盛美是惧而違它恤哉不覩于古
手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錄及樸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錄
且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
良契合之盛事蓋昔之大臣君子^在皆然義之所不
能已也况臣之所錄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臣
惟惧錄之不能詳也而奚暇它恤哉疑者既釋敬號曰

聖諭錄

明文海卷二百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三

著述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慨然聞公在
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翰林始得見而錄得
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
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

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偏紹正而有待于天勝人正統偏
 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定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
 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為復其初集
 首有總序又有小序跋中有誤者指元之君事散于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今皆
 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書紀年者南靖節前承初之意也不沒公初意也姓某履善補者指南
 集中所謂范睢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
 難有甚乎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
 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
 殉國而自處其身期于必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

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
 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
 而不汙矣伯顏拘于江艦弘範繫于海舟世祖維于燕
 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鄉鄰已而殞身于燕
 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子子之心而為心者其在
 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于其
 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于
 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于亡也身且死矣國已
 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

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雷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為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盡心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末大概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証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

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錄梓以廣其傳乃序以端之廷珮又常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本草綱目序 商輅

舊本草三卷藥分上中下三品凡三百六十五種蓋炎黃時所著寔不刊之書也梁陶弘景增藥為七百三十種書為七卷唐蘇恭又增藥為八百五十四種書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詔取醫家常用得效藥凡一百三十三種附益之命李昉扈蒙等重加刊正乃

有詳定重定之目蜀孟昶亦嘗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叅比為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他如徐之才之藥對陳藏器之拾遺與夫楊振之杜善方陳士良日華子冠宗奭諸人遞相增附互有註釋于是刪繁性事食性行義諸書出焉蜀唐慎微又于本草圖經之外增藥六百餘種益以諸家方書及經子傳記佛書道藏凡該明乎物品而功用者各附于本藥之左為書三十餘卷名曰經史證數本草至為明備舊有解人龐氏得其善本中更兵燹所存無幾後平陽張存惠因龐氏本附以

宗奭行義增多藥品為之板行惜傳之未廣今山東按察僉事茂君彪曩以御史出按平陽購求得之珍重有年適副都御史原君傑奉命巡撫山東見而善之謀諸左右布政使雷君復葉君冕按察使李君裕副使劉君敬命工重梓以廣其傳都憲因提學僉事周君濠來京以序見屬予惟疾之所恃者醫之之所恃者藥或君臣佐使之不明甘苦寒溫之莫辨雖欲療人之疾其可得乎上古聖人開物成務制為醫藥以拯無枉其功不可尚矣後世明智之士游心方技率先註意本草蓋人于

藥之性味既明斯于疾之治療弗悞用能成功當日垂
教後來此本草之書所為有補于世也欤今茲板刻既
新傳之必廣庶幾起死回生之術有賴焉噫都憲之用
心仁矣哉敬為序諸首簡

題革象新書後岳正

占天之學本聖賢大事業載典堯舜盖有由也自慎竈
之說行而儒者始繙之矣其氛祥禳告周官雖具至甘
石星座其曰騎官羽林丞尉之類襲用奏漢名稱愈疑
後學學者不屑用力焉殊不知經緯天地首務明時

苟不明終不能撫五辰以播四政矣革象談異十無一
二皆為曆設學者所當究心者也第以邵子之書不堪
作曆致可疑焉皇極經世天曆數用宋人雖有此談西
山蔡氏以為書不盡言者藏諸用也又曰以當時日月
五星推而上之得堯即位之日是即逆推法而不著其
法者豈非藏諸用乎且數家以毫釐忽積而十百千
萬如因影求形無具可隱况康節數學直繼孔子程
子嘗言曆法主于日月正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歷言
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因立差法攤其差於所曆

之年以驗分數竟以不審獨克夫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差法遂定可謂冠絕古今此非虛語也又按邵學伯溫不與而傳王豫歿歿書殉蜀道士杜可大購得於發家之盜以授廖應淮由是邵學復出近世祝祕傳立齋琦皆傳邵學者本朝宋學士先正最號博洽其序此書曰傳立極敬畏緣督謂其能發前人所未言不知立時曾見此說否也又論耶律西征庚午曆精妙絕出即元許王郭陳鄧諸公相與訂定授時曆可法萬代曾無一言及邵近舜江人余誠者為予言邵學內

外篇其見傳書而秘傳書又有內外集具天地人三元之學其天元所論曆數極為精簡意必具逆推法或伊川所謂冠絕古今者耳惜乎吾不得而時讀焉因併書之以為有志聖賢大事業者告

六書音義序 張詠

六書音義一書致政郡守豐城芝軒涂先生所輯其家嗣憲副鄉儀刻之以傳者也其為卷十有八其為門十有三其為部五百十有四其為字總若干萬其真楷主洪武正韻而附之以古文篆文籀文其音切亦主正韻

而兼取玉篇其釋義雖本說文凡涉穿鑿者悉刪去而兼采他說文字正而無玉篇之雜音義正而無說文之鑿可以左右正韻而備一代書學之製與昔之玉篇廣韻書之府統諸書並行于世無疑也先生自登仕版以來四十餘年無所好獨好儲書將踵鄴侯之富政暇手不釋卷暨歸老于劍江之上也日惟從事于著述此其一焉憲副公携之入廣刻已屬支也一言以引諸端嗟乎結繩廢而書契生書契之初作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而著于竹帛則謂之書也周禮小學保氏

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者象形會意指事轉註諧聲假借是也書必有音宮商角徵羽是也音必有義訓詁是也音失則陷江左之偏義失則蹈荆國之妄而六書于是乎失真矣此六書音義之所由以輯也皇明大一統文字無寄象鞅譯之殊然惟章奏用正韻公移券課程碑板之類往三尚沿舊俗習豈非由昧文字体用原流與失音義之所在故與是書一出啟初學醒群蒙其有功于書學也不少矣若夫含情性于顧盼蓄血氣于典策沐之以虛圓不測之神浴之以浩然剛大之氣去

睚眦側媚之態回熙之穆之風使閱之者神和而氣融此則又音義之外有別傳焉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抑聞之穆伯立言不朽之說詩孝思維則之訓先生之立言固足以為不朽圖矣而憲副公思章親美其孝思必足以為錫類之勸也走也故于序末表而出之

周禮重言重意互註序 張詡

先儒謂周禮一書自周公廣大心中流出大包宇宙細析毫芒成一代之治體為萬世之準繩故當時治效至

于圉圉空虛天下太平海不揚波四夷賓服烏乎盛矣後世之為君臣者心學既失徒弊精神于儀文度教之末若類稚子弄影之為者不幾于戲乎故跡其治效高者或僅致小康下者視桓文為不及又烏有所謂郁乎文者也何也心非廣大則于天地之心為不合矣于天地之心為不合則于天地之用為不肖矣况乎朋良相逢尤不易也唐太宗深信矣而無其輔王通篤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而昧于所事宋宗勉利意矣而彼字宋之子補綽似未而方以商秉捐其失于所任若是者維其人品高下相去夔絕然所謂心

學或不能知或知而不能擴克以至于周公之廣大無怪乎三代之治寂寥數千載而莫有繼之者非三代之治卒不可復也無三代之君臣故也非不可以為三代之君臣也無三代之心學故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程子曰必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之謂也詔少時閱書目有所謂周禮句解者集傳者註疏者又有所謂纂圖釋文或問誨義詳解要義解義攷工總義訂義會元復古者所謂句解集註疏則見之所謂纂圖以

下則聞其名至于重言重義互註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上虞尹公德容蚤歲留心禮學遂以是經取高第歷顯官持重而居寬蓋有得于禮意者以奉命清兩廣戎政偶得是書于西藩士人家喜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于聖經有所裨也携至東藩出視廣郡守袁君景輝俾刻而傳焉屬謂為之序方今聖治百二十餘年正符魯兩生所謂積德之說傳心學而契周公之廣大世豈無其人于焉光輔聖人制禮作樂以追繼成周之盛斯時也公當攄其平日所得禮意者遂諸賢贊至化而是

書蓋可後矣。詔也。卧病邱園，深愧無可為世用者。儻天錫以犬馬餘年，雖無似尚能擊壤以歌太平之盛。

白沙遺言纂要序

張詡

儒有真偽，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尚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士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于聖絕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借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駁而無足取也。其纂蕪大道，晦蝕性天，莫

莫甚焉。非蕩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于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抹僭偽之弊而長養夫真風也。其恒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之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于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徃之，勸先生以著述為事，而以缺著述為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臯之目

而能得神駿于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詡誠懼夫進修者復溺于無言以為道也因披先生文集中語倣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為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脩為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云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于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亦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

佐聖經而補賢傳矣

論孟或問序

張詡

論孟或問世多聞其名而未獲覩其書乃今出于數百年之後與大學中庸或問並行于世使學者有所考挾得以益廣其知識開其聰明而為斯道之裨也是書之出也詡固竊為天下後世喜也雖然予欲無言孔子嘗以是為子貢啓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嘗有所感故曰吾于武城取二三冊而已矣夫誨人不倦聖人之心而欲無

無言六經萬世所尊而孟子猶有所擇自古聖賢指之
的擇之精不狗跡而任真不貴耳而賤目也如是使學
者深悟而自得焉則論孟本具胸中雖無論孟可也况
或問乎不然溺意筌蹄留神糟粕吾恐認浮雲而迷太
虛知識多而大智昏聰明作而太樸散卒為斯道之障
也是書之出也詡又竊為天下後世憂也先儒著述之
富未有如文公先生者蓋當時欲矯陸學之偏故耳在
文公則然在我學者不可以不覺也御史君某近得善
本將刻而傳之夫流布賢傳以上翼六經下惠來學甚

盛舉也間屬詡一言且語之曰是書得尹楊諸老全書
撮其語分註于辨款之下尤為明備耳今姑刻之以俟
後之成人之美者補焉于戲聖賢隱沒正道將沉凡聲
利得喪足以敗道而喪心者其為迷也顯人猶知之至
于溺意旨逐影響其為迷也微而覺者鮮矣詡誠無似因
御史君間屬借一言之不敢不置不腆之辭于先賢著
述之末而因之以罄其一得之愚焉蓋足音之喜固不
勝其杞人之憂也

匡山新志序

張詡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由之在昔樵蘇登眺者絕至恣蛇虺麋鹿所宮者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自宋祥興幼弟帝浮海始創行宮其上而楊太后與文天祥諸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焉既夫六飛赴海大風覆舟之後貞烈忠憤之氣鬱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于此矣至我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公甫先生與僉事鬱林陶君自強議上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又十有六年為弘治辛

亥同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時為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廟以祀楊太后又九年為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朝文議請入祀典制曰可特賜廟額為全節祭品視右先聖帝王而祀之二期則先大忠一日也于是乎兩厓巨浸之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高鯨波爭濤海月山日爭耀于無窮而香火四時弗絕有司歲仲春率一祭牲牢酒醴俎豆玉帛襍然前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客登臨弔酌播諸篇章不一而足徐君一日顧謂謂曰厓山宜志而未有志之者蓋

闕典也。蓋留意焉。詔不敏而君意益固。伏枕之餘。因與門徒博采群載。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次景致。次帝紀。次詔勅。次事績。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碑文。次題詠。次紀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褒也。其故胡學空張弘範佐白佖之徒。列傳及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所以寓貶也。編輯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十有八卷。云嗟乎。世之治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修廢。有以兆之也。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脩其身。則出治有本。決不至於

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有古帝王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于穀容盛而武備衰矣。何播遷之有。不幸而至于南渡。苟斷之乎。以興復為務。而勸諍和者必誅。忠蓋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貳。奸佞如秦如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復。而大讐決可雪矣。何敗亡之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于南渡之先者。既可慨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于南渡之浚者。尤可痛也。烏乎。此志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為二人

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玩畫齋藏書目錄序

姚翼

天下之物莫難于聚而其聚也莫貴于不散余嘗觀世之貴游公子往之馳心于金玉珠玕珊瑚翡翠之好而竭其力以致之間或厭苦世俗而稍務為清虛者則或竒花怪石或古器圖畫終其身淋漓燕喜于其中而不出雖以蘇文安之賢達長公猶稱其篤于好畫而韓昌黎畫記亦且自謂得趙侍御小畫一卷百金不願易也余自少無他好不惟于世俗之所沈酣如金玉珠玕之

類畧不以溜乎其心雖花石畫品為清虛之士所崇尚者亦所欲不存而其私心之所癖而不舍者乃獨在古今之簡冊然好之雖切而力又不能多致六籍而下九流諸子傍逮外家雜說僅得二千餘卷嘗自夸其所好之勝以為世人諸好惟畫稍為近之然以吾卷帖之美陳之几上已足與其丹青之艷彼此相角而其中上下古今數千萬年興衰治亂之跡及其義理之精歌詠叙述之妙雖野史偏記亦可以資多識而廣見聞皆畫中之所絕無也故雖昌黎文安皆博極羣書而所好傍及

于畫吾猶病其適以玩目而褻心矣况專好于畫者乎
而况所好又出其下者乎雖然吾之好書不特勝于世
之諸好而已也而其聚也又獨難于散何者蓋金玉珠
玕珊瑚翡翠之好舉世衆人之所同也而奇花怪石古
器圖畫之好亦清虛之士之所同也好之也同則其物
之聚于吾也垂涎者必衆而况其所好既終身于此
則為其子若孫者率皆溺于紈綺膏粱鬪雞走狗之事
作業竭而財日匱其末也必不能自給于衣食之需又
無義理以養其心而孝敬之念既衰則于其父祖精神

之萃手澤之遺眇然曾不為之介慮舉而棄之于人以
求免夫一旦之飢寒也如視敝屣以子孫視如敝屣之
心而乘之以舉世垂涎之欲吾見聚之以數十年之力
者不終朝而漸滅無遺矣乃若書之好千萬人而無一
二焉方吾之好而聚之也世之人皆等之士梗弁髦將
群嗤之不暇焉能更有同好者一人睥睨其傍哉而况
為其子若孫者縱非世世皆能讀父書之人而目染耳
濡之餘或稍習其儉素之風以自保且生于詩書禮
義之家非甚病狂不肖當不忍死其親而捐其所甚好

雖欲捐之又或苦于售之不易而中阻然則吾之好書
 雖限于力而不能以多致使汗牛充棟以與世之聚他
 玩者比隆竊獨喜其可久據以為吾有也故于比二千
 年之書中才以下苟非甚痴狂不肖者因此知吾所好之
 甚雖不幸而偶不免于飢寒或姑存之而不強售于非
 所同好云耳

題如此江山亭詩卷

姚綬

吳山故有如此江山亭初不知作于何歲名于何人未
 得廬陵張光弼清集詩遺卷紫芝老人俞和首作籀文
 碧巖周氏寫圖清絕可愛足以光斯亭于既堙開後來
 之賡和也是卷今為旌德史玄隱所藏嘗求諸大夫士
 題詠多以光弼詩中感慨遂為宋元興亡處致意諄
 乎如此江山不曰江山如此上立論無乃過求矣乎且
 古今江山之趣恒得之林下人其于亭館臺榭興之所
 到輒以命名就斯亭論之有如此江山可亭矣論亦為
 通彼豈以一亭一名之微即係以古今興亡之大故哉

藏書日解

序及評語為福

傳于世之不但賢而能讀吾書者知所寶愛而或附其

之書中才以下苟非甚痴狂不肖者因此知吾所好之

甚雖不幸而偶不免于飢寒或姑存之而不強售于非

所同好云耳

題如此江山亭詩卷

姚綬

吳山故有如此江山亭初不知作于何歲名于何人未
 得廬陵張光弼清集詩遺卷紫芝老人俞和首作籀文
 碧巖周氏寫圖清絕可愛足以光斯亭于既堙開後來
 之賡和也是卷今為旌德史玄隱所藏嘗求諸大夫士
 題詠多以光弼詩中感慨遂為宋元興亡處致意諄
 乎如此江山不曰江山如此上立論無乃過求矣乎且
 古今江山之趣恒得之林下人其于亭館臺榭興之所
 到輒以命名就斯亭論之有如此江山可亭矣論亦為
 通彼豈以一亭一名之微即係以古今興亡之大故哉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二
雖欲捐之又或苦于售之不易而中阻然則吾之好書
雖限于力而不能以多致使汗牛充棟以與世之聚他
玩者比隆竊獨喜其可久據以為吾有也故于此二千
餘卷者特齋而藏之又籍而錄之使由吾之子若孫以
傳于世之不但賢而能讀吾書者知所寶愛而或附益
之雖中才以下苟非甚病狂不肖者因此知吾所好之
甚雖不幸而偶不免于飢寒或姑存之而不強售于非
所同好云耳

題如此江山亭詩卷

姚綬

吳山故有如此江山亭初不知作于何歲名于何人未
得廬陵張光弼清集詩遺卷紫芝老人俞和首作籀文
碧巖周氏寫圖清絕可愛足以光斯亭于既堙開後來
之賡和也是卷今為旌德史玄隱所藏嘗求諸大夫士
題詠多以光弼詩中感慨遂為宋元興亡處致意諄
乎如此江山不曰江山如此上立論無乃過求矣乎且
古今江山之趣恒得之林下人其于亭館臺榭興之所
到輒以命名就斯亭論之有如此江山可亭矣論亦為
通彼豈以一亭一名之微即係以古今興亡之大故哉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二
但登亭而飲者顧瞻徘徊撫景興感以人非而物在慨
今昔之異同發之性情亦理之自然也則今使有如光
弼輩與客復携飲斯地求昔之亭已推沒于荒菲蒼竹
之間久矣又将何如其感慨耶予輩生逢如此盛世歸
田之餘得以優游林下與諸幽人貞士詠歌太平又獲
紹續昔賢之作之後亦幸矣間于一飯之頃亦不敢忘
江湖之憂于如此江山奚足深論哉至若王公貴人志
在行道樹勲業昭穀光于宇宙有弗暇于此或暫得之
亦惟一登眺一賦詠之耳求如林下人之趣不可得也

玄隱藏之尚伺弗暇于此而或一登眺賦詠者出而論
之何如予和詩贅末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桑悅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
水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栖
雲軒求一言于後予常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
詩運意而已辭畧點綴而意自明往之餘意出于句字
之外如愛召伯則云勿剪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
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先代

之後有聞樂而感泣則和洽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起無情而難接比難有影而斟酌難類所易作者直賦而已而其言之厚薄又真關于氣化之盛衰如正風正雅皆作于周之盛時是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散故其辭盎然太虛摹畫無迹九畹發柯諸詩畧申情志其風遂變矧風雅變之極安得不憤激風雲而氣撼山岳哉就以周公所作論之大明東山之間又自不能無升降矣況其下者乎繼而離騷之作比興略備真有三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為愛國畏讒鬱抑不平而作

又安得不馳騫于變風雅之末流哉如九歌中心不同兮媒勞交不甚兮輕絕最為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豈言何為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元之世吁嗟騶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鑿空而妄出哉風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秦而漢去古未遠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彷彿而靈芝搖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日變矣降至魏晉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淵明輩將何所飲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

後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深何如不可專論其辭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適太宗之治釀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畧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穀率然一篇數十言其中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為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真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

以王摩詰劉長卿韋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絕而平順易見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為其蓬島漢魏晉為其弱流而唐則猶其中之亶夷諸洲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疊苟望洲之畔岸心意俱飽更何有希異者乎呂侯之選此詩蓋剪其荆棘去其旁歧誘人至止是洲而予申以是言又欲過此而徃直翹弱流而至蓬島也况我朝隆治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復哉侯名炯字文昭以名進士出為今職政通人和歌謠載道拯物之餘留心文事不易得云

韻學集成序 桑悅

練川章先生名黼字道常別號守道平生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著韻學集成十三卷凡收四萬三千餘字每舉一韻而四韻具者自為帙二韻三韻絕者如之乃別為直音篇總考其字之所出前此未有也先生沒後十餘年其子冕將錄諸梓時閬陽吳公克明道適以名進士為茲邑令一時大夫士咸祈其成吳公難之曰洪武正韻上書草江左之偏音美矣盡矣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奚他贅為僉曰是韻正所以羽翼聖制也古今以韻名

家者不一廣韻梁棟也韻會榱桷也我朝正韻一書擇衆林而脩正之廣居成矣茲又益之以龍龕諸韻外衛之以城郭內寔之以奇貨覆庇後學之功不淺也且正韻之脩太祖高皇帝運其成規授之宋濂輩以竟其事觀大聖人之制作誠度越千古而無間然矣帝王以萬世之才為才有臣于數十年後以濂自擬克遵成規少加張皇亦何尤哉吳公曰然遂募好事者經營其費適欽差提督水利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公廷玉案臨茲邑又力贊之人樂于助不數月訖工僉求予言弁諸首先

儒有云為文宜畧識難字南山詩三都甘泉等賦誦之多箱人舌弗克屈伸果字有異哉人異其字也是韻一出向之商敦周彝化為竹根康匏入耳不覓入目不悞何其快哉雖然字何從起乎起于韻韻也厥初天地未生韻韻具于太極天地既判韻韻寓于天地一陽之復韻韻萌也四陽之豫韻韻出地也韻韻既生形象亦著蒼韻韻之制字不遏因其迹耳然制其一遺其十理之必然也千古而後惟邵子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世經書以天韻唱而地音和之天韻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

多可个舌是有其韻而有其字者也古甲九癸是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然開宰愛之下○為入韻吉內仰下之口為閉音其○其口有其韻有其音有其字哉而無其字吾不得而悉字之邵子不得而悉字之蒼韻亦不得而悉字之也而其韻與音終不亡也寄之喙焉喙相禺寄之竅焉竅相于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之字者乎極而至于●于■然後去天地之骸并韻音與字俱無而復歸于太極矣執其圜則律呂之原在我由是精神通造化智識伴鬼神寔易之也嗚呼非知道

君子孰能識之學者能盡識先生已韵之字而復求夫韵書于天地間則有得矣先生得于天者厚獲上壽乃終其著是韵也苦心焦思積三十餘年始克成編不得吳公為令以傳之又將付之烏有豈不深可惜耶天之暫屈吳公所以永伸先生也吳公文章學行俱懸羣衆小試為令恒以六事自責以公生明以廉生威邑用大治此持其一舉手投足者云

跋唐詩品彙

桑悅

唐人好吟咏傳凡三百餘家真有盛中晚之殊唐業隨

之可考也楊仲弘等所選俱得其柔熟之一骸唐人詩技要不止此國朝閩人高廷礼有唐詩品彙五千餘首雖分編定目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之殊要其見亦仲弘之見是詩盛行學者終身鑽研吐語相協不過得唐人之一支耳欲為全唐者當于三百家全集觀之

重刻舊唐書叙

文徵明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晋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

紹興間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
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
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為叙按唐令狐德棻等撰武德
貞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為書百卷而柳芳韋
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顯
以次增緝之起建中而止于大曆元和以後則成于崔
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為書百四十有六卷
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
之言非成書也晉韋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

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
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也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
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不足傳遠宋曆慶中詔翰
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
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
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
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于前
其文則省于舊寔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制詞亦謂閱
博精覈庭越諸子良以宋景之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

筆而是書寔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竒澀為失体刊削詔令為大畧固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于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便今以古有合于所謂文省于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鳩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所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寔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為

失寔是矣而舊史秀寔傳乃都不書夫秀寔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叙事尤號竒警且鄭重致詞上于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寔錄繁簡不當拙于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寔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寔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之真真之有掩焉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此聞人公所為

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嘗刻于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為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抵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于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十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于是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篇斷簡悉取以從事林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寒暑乃克就緒其勤誠有可嘉者因附著之

何氏語林叙

文徵明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劉氏世

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掇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摧奕之立勝自茲以還裨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奇麗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西漢迄于前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踪勝跡漁獵靡遺凡三千七百餘事摭十餘萬言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書品目胪分維三十有八而原情執要寔惟語言為宗單詞隻句徃之令人意消思致簡遠足深唱嘆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

之淵也而或者以為披裂委瑣無所取裁翫敲偏駁獨能發藻飾詞于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窮性命之蘊而辭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脩辭立誠畜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習于性命之說深中厚貌端居無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化氣質而究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惑于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獲所不足甘于面牆而不自知其墮于庸劣烏爾嗚呼玩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深痼君子蓋嘗惜之

元朗于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揆偉麗淵宏足以自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無傳也是為序

額南耆舊遺傳序

王漸逵

予嘗讀管幼安王彥方傳乃知漢末猶有斯人使生于孔子之前必不居于三仁之後矣而或者尤以未嘗立言短之夫言者文也道以文顯亦以文散是故予惧夫道之在于人而文之耗之也夫天地未闢而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之文固在也而謂無文可乎君子之道本諸

身徵諸人雖無事于文而文固在也而謂少文可乎君子之道譬諸木則根為行則枝幹為文譬則萌申花蕊為故木之生意至萌申則盛花蕊則衰矣故花蕊也其盛之極而衰之始乎三皇者道之根也五帝者道之幹也夏商者道之枝也周道者萌甲花蕊也故文至周而盛道至周而衰于是言詞興而太樸散矣予鄉先輩生居海濱麗氣未漓淳德懿行間出于世而近者後生聰慧彬々迭興崇飭詞藻成致疵焉此世之所以漓也予用是惧乃以幼所傳聞于耆舊者哀為寔錄以示後學

俾^知道為本文為末而鄉之先輩懿行之昭乃文之至而非後進之所為文也嗟夫天地淳龐之道有漓有復其在于時與人乎是故道嘗漓于春秋戰國矣至西漢而復漓于南北朝矣至李唐而復漓于五代矣至趙宋而復漓于元季矣至我朝而復故國初之耆舊其遺風流俗猶有存者吾尚及見之也今天下之漓亦甚矣能反其樸而會其漓其惟賢者乎若猶以文言是則予之所滋惧也

七雄策纂序

穆文熙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縱六國於洹水上謀仰
閔而攻秦者也北首燕路東指齊疆西南臨黃隄馬陵
為韓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豪有其過半今其人與事雖
往而遺跡尚存故余于耕壟之暇間取國策讀之參驗
合否久之淹貫其事抵掌可悉乃隨意所至輒槩括數
語捭闔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正道而又取縉雲鮑
氏西山真氏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釐為八
卷名為七雄策纂于是開府嶧山賈公見而檄梓澶淵
而吳郡金君新至乃竣其事余序之憮然曰文之顯晦

蓋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惟子
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
有譚蘇張之說者則人皆視之為魍魎魑魅而不食其
餘故其書歷千百載皆秦灰遺燼豕亥魯魚半居其間
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明弘正間乃刻于大梁而
李獻吉序之為始顯近刻于金陵為再顯今賈公復刻
茲集于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國策自秦至今如故也
何始之晦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
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

貴在善用故為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偽黃金相印逐然日歿於利蘇孟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為仲連而仲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文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為大帥以聶政荆軻朱亥為偏裨以甘羅樛里子張孟談為奉使以觸龍虞卿知果郝疵為輔導則固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于上理矣夫遺刃亡鏃戰閉之具皆良材也斑鑑紋琴塚中之物皆珍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哉矧其文詞變化無

微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文猶虎豹之皮可以為君子之容而蛇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御而助觀美者也而摛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使其心而兼有其術而又以其緒餘為文顧不一大善也耶洵為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為諸策士解嘲人之謂我其又何如

為人序宋論

楊循吉

治亂興衰之際君子不可以不深識之也自漢以來得

天下者多矣其興也必有自其亾也必有為其間起滅
代謝不勝多故而考以人事則可以即初而知其後用
起而知其成而不難見也蓋天下之大勢有緩有促有
大有狹而其為勢也不出乎在上者之仁暴在下者之
賢否也蓋天下之勢或成乎上則其在下者不能奪也
或成乎下則其在上者亦不能奪也蓋就就其事之所
成者而隨之以為輕重故明君在上則民俗乎於變佞人
留期則主權下移此其勢之所必至也故讀史者必深
識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與論興衰治亂之間也宋有

天下三百年其間凡三大變其始也君明臣賢故興而
趨治其中也賢不肖雜用故治而趨衰其末也純任不
肖故衰而趨亾而其大勢之在下而不可奪者則以成
于王蔡秦賈之流而分于敵國外患也考宋所以至此
者蓋其立國也本用仁厚而其削弱亦率由之國勢然
也而其當時進退廢舉幸不幸之事則有不勝其可喜
可歎可悲可痛者焉

春秋輔傳序 劉 檜

國子助教陳道夫著春秋輔傳自言辛苦所得示予請

序之予觀其辭乃多合予之謬見者嘗作春秋論因略
語道夫論曰古之注經者務簡後之注經者務煩古之
注經者務簡而經易明後之注經者務煩而經益晦六
經之注莫不皆然而春秋為甚夫聖人之經廣大無垠
邀會其趣引以旁通何所不達然私者恣意以戾旨鑿
者深求以倍義冗者織文以尚苛誣者摭辭以崇惑古
今傳春秋者于四病往々蹈之近世胡安國潛心二十
年學士無不謂之專邃其傳盡本程頤程頤傳不盛見
于世大抵程氏兄弟著書于晚年多不自滿或藏匿甚

至焚棄此望道未見之心是以學者于所著多不可得睹
其全自胡氏之說行天下皆宗之不求經而求傳故攻
經文之意略攻傳文之意詳于經文則不能舉其辭于
傳文則日夜苦誦之猶慮其不能堅是孔氏之經以簡
而人故畧之胡氏之傳以煩而人故詳之詳者愈熾而
盛畧者愈微而良信傳之弊乃至于此蓋科目以之取
士之不得_不奔之也昔周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興
于魯而次春秋特據諸國赴告之辭筆削從其簡便其
不赴告者不復徵之列國無于褒貶之義多直書其事

而義自見其有書國書字書人者皆事關大義明示其文無所隱秘然于進退予奪好惡是非咸合乎人情之公彼列國赴告一時善惡或出嘉歎或出懷憤已燦然在人聖人因一時喜惡隨其赴告之辭約其文著其義以見賞罰此七十子所不能贊一辭者孔氏揭其綱在氏列其目其纖細無關世道彛倫綱紀畧而不叙故丘明常于經文之下別有附錄皆此類也經之作大都發憤于五霸為其假尊王以遂私圖挾雄詐以愚天下後世乃明著其功罪如王者在上示其法誅其意總有無

王之心即皆亂臣賊子不得飭文諱姦以逃筆下之刑戮天下苟有賢人君子聞孔氏之筆必興慨嘆以為王者不作幸有孔氏使姦雄之意咸不得肆莫不拊心嚙吻自快于巖穴之下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世殊事易萬世誦其文追其事猶悵恨于當時况其目睹者乎予讀五霸之文至葵丘城濮當周東徙之後秦襄公作南時臚于郊祀諸侯蔑視洛邑久矣及桓文糾合列國責楚大義平日諸侯懷不軌暴戾窺伺于鄭衛之墟者莫不折心寒骨以赴盟趨會王綱可得

而理矣孰知葵丘因侵蔡而始事城濮為釋宋以興師
皆橫有私意所謂轉禍而為福因敗以成功者也聖人
惡楚流毒中國乃大書以彰其功經于葵丘因侵蔡而
書遂于城濮因拔宋而書及若曰皆私意及其事而遂
有功也至于不請命與正義明道五伯皆犯此義則又
于書法見之焉仲尼自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其義則丘窃取之矣是以書法多在五伯然皆直書
而無隱文使無五伯春秋可不必作卽堯夫謂皇帝王
伯擊于天數理或無哉其他則本國重事諸小國赴告

擊于勸懲所謂一字褒貶而為榮辱則皆從直書而義
自見聖人豈如後世經生曲士刻削于一文一意為奇
哉鄭伯克段于鄆翫經文則莊公失孝友之義自若何
必以克為必勝必勝者襲公羊殺之則曷為言克穀梁曰
能殺也皆有意也經義本明正此恣意戾旨類也春秋
為含說曲賜矣楚殺其大夫得臣得臣違君之命以喪
師楚子明法誅之書官與名所以深明子玉之罪左氏
存子西孫伯二臣謂楚殺得臣晉侯將喜其莫予毒此
敵國常語耳聖人曷嘗惜子玉而責楚子之與六卒又

何暇論晉再克楚再敗此深求倍義類也春秋為逆臣
懷憤矣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展輿出奔吳此展輿為
弑君者立無所容于中國其罪明矣齊納去疾順群公
子之情納而無求大國之禮也經于小國事之大者乃
書然皆直文以見功罪今于展輿繫國氏為責諸侯與
立者則煩文飾苛類也春秋刮垢索瘢矣僖公十年冬
大雨雪十一年秋八月大雩皆順時以紀災見有國者
當知畏爾許翰以為先後陽穀之應若此則天子列國
降鑒出政亦勞矣至文公星孛入于北斗天之應遠遂

據內史舛服之言則披辭崇惑類也春秋假天設畏矣
故曰四者之病胡氏仍襲諸家而攘除廓清之功猶有
缺焉自科目取士亦爭取諸近而不及遠探前踪而遠
者為近所掩蔽故何郡公曰誹訟師言猶加釀嘲又曰
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悲夫悲夫後
之議前亦誠易矣然經之義當廣而旁求取決于一夫
之見則陋甚矣予以為科目宜隨士人之意或取諸各
家或發自己見于經有所著明而文辭壘達者即為通
經之士使聖人闢乾闥坤之論不拘于老生曲士之

乎非千古之快哉今庠塾少年有中明經科于古傳註俱未及覽嗟哉魯春秋自三傳之後惟鄒氏鐸氏出最先其後董仲舒石渠論與劉向京房書多不見于世自何休賈逵迨晉杜元凱范武子唐啖助趙匡則焯々有可攷者程正井作傳儒紳多歸之故有胡氏安國當宋南渡學士懷發憤而言若劉敞孫復皆不信傳而自注嗚者紛々著文焉

書金石例後

張汝弼

孫子曰教不過五之教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

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而文章亦然其常可言其變可勝言乎蒼厓先生金石例舉其常而該其變誠有功于學者然其意欲使人以類推未必例盡于此此外此皆非也蓋亦諸家嘗有者為例偶未及者則弗備也如碑誌無書子婦例設有以子尚主而受封錫者子婦可不書乎凡書不書視所宜爾然又例而不可為例者如柳子厚馬女雷王李卿外婦誌不足垂戒徒以長惡可為例乎醇儒莊士當有釋矣是故例雖有常變而其變也亦惟不戾其常而已不戾

其常者義之當而已苟義之當何屑屑于例噫天下之事蓋莫不然豈獨文章云乎因書卷末以諭觀者

明文海卷二百十二

